





三朝北盟會編一百三十六之一百四十

炎興下帙

第一百三十六卷

起建炎四年正月一日甲辰盡三十日癸酉

第一百三十七卷

起建炎四年二月一日甲戌盡四月十四日乙酉

第一百三十八卷

起建炎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乙未盡五月十三日甲寅

第一百三十九卷

起建炎四年五月十三日甲寅盡六月十一日辛巳



第一百四十卷

起建炎四年六月十一日辛巳盡七月十七日丁酉

次行有題銜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六

炎興下帙三十六

起建炎四年正月一日  
甲辰盡三十日癸酉

建炎四年正月甲辰朔車駕駐蹕昌國縣

張俊敗金人于高橋

三日丙午知明州軍州事劉洪道棄城走金人陷明州

張俊雖已敗金人于高橋然心猶懼遂與李質及劉洪道俱

棄城而去州人隨之爭門而出洪道已渡浮橋使人斷其橋

路故州人不及渡而金人已入城追至西門外州人多溺死

金人乘勢屠明州存者無幾明州之人是以怨張俊得小勝



而棄城遂致大禍

五日戊申車駕發昌國縣

上聞金人已陷明州昌國不可駐蹕遂行

金人陷昌國縣

金人知鑿輿已入海道乃自州乘小缺頭船泛海隨潮無風

至昌國縣縱火劫掠至沈家門而回乘輿統隔一日

七日庚戌幸章安鎮

司全張擬以所劫神御來度州詣隆祐皇太后乞降

傳選陷彬州

岳飛屯于宜興縣

水軍統制郭吉自建康潰散屯于宜興縣時右統制岳飛與

劉經屯于廣德軍鍾村飛令軍中不得檢擾鄉村約束雖嚴

然不可禁止飛患之有將司李寅者獻計曰若移軍宜興三

面臨湖惟有一陸路極狹使一小將守之不可犯矣飛大喜

遂移軍宜興吉聞飛將至已懼即命擄捉舟船盡載老小若

將遁者飛先遣人投書以好語慰諭吉吉覺之急解維開船

而去飛遂屯于宜興後龐榮率其眾背吉而投飛納而用之

王德張景斬趙萬于袁州

趙萬寇袁州王德張景與戰敗之萬臨陣乞降德斬萬而并

其眾



十四日丁巳金人陷陝州李彥仙死之

李彥仙守陝州高城深池利器械積糧食鼓士氣且戰且守人心益堅固可用又嘗北渡河與金人戰蒲解間民皆陽從虜而陰歸彥仙金人必欲下陝州然後專力西向彥仙亦自料金人必併兵來攻即遣人詣張浚求馬三千匹俟金人攻陝即空城渡河北趨晉絳并汾毒其腹心金人必自救乃自嵐石西渡河由郿延以歸浚不從浚貽書勸彥仙宜空城清野據險保聚俾敵人來無所掠我亦無所傷俟隙而動庶乎功可成彥仙亦不從守城之意益堅金人自舊歲冬以重兵來攻彥仙以死守浚取間道遣以金帛辭使搗其軍又遣兵援

之至長安不得進彥仙日與金人戰將士皆未嘗解甲金人晝夜力攻至歲終猶未下姜宿命自正月一日為始以一軍攻擊一日不下則歇泊次日別輪一軍攻一日十軍輪作十日攻擊如不下次日聚十軍併攻一日如是者凡三十三日必要破城攻擊之法攻具畢施其不當攻具者皆背負雲梯手執刃斧弓箭每隊以鼓在前擊鼓一聲則進行一步既渡濠池鼓聲漸促莫不爭先疾趨併力齊登死傷者雖滿地而不敢反顧丁巳晨有鴛鴦數萬飛謀于城上與戰聲相亂姜宿曰城陷矣促使擊攻已而攻陷彥仙出城走過河北曰吾不甘以身受敵人之刃聞金人大縱屠掠彥仙曰金人所以



殺戮過當者以我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見世人乎遂投河而死遠近聞之者莫不嘆惜之曰嗟乎烈士世皆稱其忠後作文遙祭而哭之表其事于朝

十五日戊午車駕駐蹕于章安鎮

上在章安鎮忽有二舟為風所飄直犯禁衛船問之乃販柑子客也上聞盡令買之分散禁衛軍兵令食孰取其皮為碗是日元夕放燈之辰也乃命貯油于柑皮中點燈隨潮退放入海中時風息浪靜水波不動有數萬燈如浮在海上章安鎮居人皆登金鰲峯看之

十八日張俊自明州來郭仲荀自越州來

張俊棄明州從得金人二人至是來獻郭仲荀來乃知李欽獻越州矣

遺史曰呂頤浩范宗尹王絢從車駕在海道常鬱亡不樂遊宴六鰲峰以消憂感

耿嗣宗敗金人于盧氏縣

陝州既陷金人攻盧氏縣先是李彥仙遣耿嗣宗屯于盧氏嗣宗出兵與戰金人大敗死者滿野

二十日車駕發章安鎮

上在章安鎮半月餘嘗一日登金鰲峰見壁間詩一絕句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高處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



金鰲背上行。上問誰題此詩。僧對曰：過在攬客。上惡之。方啜茶，以其餘滌于詩上。張俊郭仲荀既到，上以章安鎮不可居。甲子進發，行五六十里，有一小島，嶼林木茂盛，中有屋數間。上命泊舟，與內侍數人步登，岫入其舍，乃僧菴也。爐香猶未斷，烟而寂，不見人。令于林中尋之，得三僧。二僧童云：是台州壽聖院之下院也。上見壁間有小榜，云為金人侵犯中國，為今上皇帝消災祈福，祝延聖壽。上喜之，賜金五十兩。三僧各賜紫衣，二僧各賜度牒，披剃仍令禮部賜額。

金人犯潭州，湖南安撫使向子諲棄城走，金人屠潭州。

向子諲帥湖南，初聞警報，子諲揭榜禁止官員士庶並不得出城。甲子，金人寇潭州，呼令開門投拜，軍民皆不從，請以死守。城，金人力擊之，遂登城。子諲突圍出，奔城，遂陷。軍民猶極口罵詈，力為巷戰。是以滿城生靈盡遭屠戮。後賜詔撫恤官吏軍民。

賜潭州官吏軍民等撫恤勅書

朕惟胡虜憑陵，東南震擾。長驅騎塹，淹及湘城。方薄壘以來，攻至淹辰，而靡息爾等。明于分義，屬此艱危。雖巧說之百端，終堅持于一意。逮金湯之失守，猶夙夜以輸忠。躬履軍鋒，誓之極口。力為巷戰，奮以忘軀。因秦隴之來陳，想忠誠而嘉歎。卽興退軍，虢州盧氏縣。



邠興在虢州聞陝州已破李彥仙既死乃退軍于盧氏縣二十四日丁卯虜州軍亂

隆祐皇太后既到虜州百司及官司私所有之物盡散失衛軍打請惟得沙折二錢市中買物不信軍民相爭鄉民皆喧言曰何人來壞了我州府遂以槍刺軍士有傷者奔入所止景德寺中披甲執器伏保所居百姓亦披甲執器械保守坊巷有虜化縣百姓沈立等三百人與百姓相倚角司全令甲士出于寺後轉殺兵由是鄉兵與將兵及百姓爭門出軍士遂縱火肆掠虜多竹屋烟焰亘天不可嚮通鄉兵之首領陳辛率衆救萬圍虜州太后震恐赦其罪不聽滕康劉珏楊惟忠

皆坐視其亂而不能禁

先是胡友犯臨江軍楊琪與戰不勝遂陷臨江軍至是友以其衆復至虜州及陳辛戰于城下破之遂解圍張中彥在吉州聞難不顧

劉可為其黨所殺劉超據荊門軍

劉可者沒角牛楊進之徒黨進死其衆以可為首轉寇汝蔡隋唐信陽之間屢與秦仲戰皆不勝為其徒黨所殺遂推劉超為首以據荊門軍劉可劉超所過井邑垣墟人無樵類二十五日戊辰車駕幸温州駐蹕于江心寺

京城留守程昌禹退還蔡州



程昌禹為京城留守在京師凡四月隨行軍吏無糧食不可  
留遂還蔡州上官晤權留守事

金人登楚州城不能入復退去

趙五在楚州專為戰守之備金人捷懶以教萬人圍城修治  
攻具以舊歲十二月攻城之南壁立親作旗頭引衆出戰金  
人來占砲地立與戰却之凡十月餘不能立砲有淮陰縣百  
姓左彬者為隊長部民斲壕于城下有金人勇將擐甲馳馬掠  
壕而過彬以刃追逐之虜將勒回馬迎敵而彬與戰于野良  
久虜將去立遣在城上見之問其姓名補以官使為親隨立  
每出戰彬必隨之屢立奇功金人凡攻四十餘日立親出戰

者四五十次金人以砲連擊三敵樓而破之遂登城立先取  
生槐木斫作鹿角以鹿角槌定城破處兩頭又下修月城以裹之月  
城之中寔以柴薪城之內置鎔金汁無路可入在城上立者  
如植城外立洞子數十皆藏兵俟可進則進矣登城不能措  
手壅隘不可上爭自月城中入立命澹金汁焚其柴薪燒死  
者一二百人自是金人以不能入而退還守孫村蒲壽河大  
寨時以鉄騎數百人出沒于城下以掠取尋糧採薪者故城  
中之人皆不能出而糧薪日以罄竭矣

二十七日庚午李成陷六安縣水寨

李成攻陷六安軍水寨下寨于郭界步置磨磨于十八倉以



其衆攻六安軍不克是時安豐縣土豪孫暉統率鄉兵保守  
安豐塘群寇不能攻

三十日癸酉令隨行在職事官各條具當如何措畫及當于何  
處駐蹕

汪藻上疏

疏曰準行在御史臺告報正月三十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旨將來虜騎北歸或盡數過江或于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  
據各當如何措畫及當于何處駐蹕除已令侍從官條具外  
可更令隨行在職事官各條具以聞者右臣竊惟金人為中國  
患雖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

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自古夷狄強盛固有之矣未聞  
有如今日之肆中國陵夷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極雖  
至微弱之邦至衰暗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  
戰未聞以中國堂邑之大州縣所存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資  
勵精求治無失德于天下而犬羊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  
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浙江則  
破浙江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  
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乘之尊至于棄樽入海俛然未  
知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  
以御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



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  
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  
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  
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興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  
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拔扈  
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虜甚于夷狄者陛下不得而問  
也擁重兵居閒處邀犒設賜賚者陛下不得而吝也然天下  
之人猶謂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  
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為陛下施鏃矢之勞獨張俊明州僅  
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虜必

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忠于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為今  
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  
子知其不可以為虜性強復不嬰其鋒猶懼屠戮况已致怨  
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逃之是前日之必捷乃  
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焉是殺明州一城生靈  
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嘗痛念自秋以來  
陛下為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宵旰焦勞未嘗頃刻少安以  
達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杜充守達康韓世  
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  
善也若虜騎渡江杜充韓世忠王瓌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



其後可使奔北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歸鎮江所儲之資  
盡裝海船焚其城廓為逃遁之計其比肩諸將聞朝廷欲倚  
世忠為杜充之援者無不竊笑是世忠初無為陛下拒敵之  
心也洎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為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  
不出一兵方與韓紹朝夕飲晏賊至數十里間不知則朝廷  
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瓌使之也失豫章  
如太母播遷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已負國家  
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甚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  
鎖請罪有司謝戮州生靈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而張俊  
方且以萬人殺獲數人之功冒朝廷不賞之賞自明引軍至

溫道路鷄犬為之一空居民聞來逃奔山谷數百里間寂無  
人烟韓世忠逗遛秀州放軍肆掠浙西為之騷然至執縛縣  
宰以取錢糧平江府自城而外無不被害周望僅能守其城  
中而已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  
女張燈高會君父冒不測之險而不恤也王瓌自信州入閩  
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  
果安在哉方國危急之時所持者諸將所為如此不知何以  
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為陛下言者豈以為不  
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藉此曹為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  
有懼有懼張烏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心也



茲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忠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為之主耶所謂為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遁逃反汲汲內相攻殘以為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一路罹其裁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裁今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虜人侵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為江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為幸也豈今日之謂哉臣恐人心一解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賊者俊

聲言陛下台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本無鬪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寔自欲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非歸其上及用事之時此尤可罪臣比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椿之兵縣中降指揮云候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温州是諸將既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使鬪猶懼不前况令之使遁耶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豈其宜耳何足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存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瓌不赦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



耳所以移軍輒遁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度幾國威少振昔  
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為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  
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于秦  
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勲臣也明皇  
怒軍容不整坐之毒霧下蓋威克厥愛允齊愛克厥威允罔功  
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與常由心有時而既惟吾威足以制之  
于庸掠之貨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無刑  
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  
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日諸將之才視之何如哉  
所成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日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

高祖于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少貸此其  
所以為高祖也故韓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  
將者人主之職耶今陛下當以將將為職熟視諸將悍驕如  
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俊集西兵而來則又靡相效成風  
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  
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  
無以責其至誠徇國所至人心震動恐有意外之憂有之不  
如無之臣愚以為虜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  
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  
軍亦聽其節制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為



名者主將將佐僚屬並論如法仍使于偏裨中擇人材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諸將之代天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為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言則虜或盡數過江或于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浙江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賢曰月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于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于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瞽不知忌諱罪當萬死

遺史曰汪藻之疏可謂切中時疾矣獨不當分曹植黨陰庇杜充之罪夫杜充以宰相統兵守大江固金陵一旦失利乃曰罪在兵將寧有此理况杜充未嘗出戰而藻言杜充力戰于前言不由衷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嗚呼分曹植黨今日之大弊議論所以不公事功所以不成者蓋在此也

是日京城留守司辟牛舉充本司同統制兼南京路提點刑獄牛舉汝州弓手也聚眾與金人戰以戰功補官累遷武翼大夫榮州刺史為招捉司中軍統領建炎三年冬金人再蹂京西舉凡十餘戰皆捷加武節大夫果州團練使至是留守司辟為同統制兼京西南路提刑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七  
炎興下帙三十七

起建炎四年二月甲  
戌盡四月十四日巳酉

二月甲戌朔青郭仲荀張思政滕康劉珏

鄴瓊以其衆降于劉光世

初京城失守時閻僅以其衆奔至光州留其婿劉紹先以兵  
三四千屯于光州知州任詩厚遇之鄴瓊以其衆寇固始四  
面攻擊知縣向宗輝盡力捍禦時曹官吳翼權知光州議請  
紹先解圍固始紹先率兵趨固始為瓊所敗紹先率其衆至  
城下呼宗輝開門宗輝開門納之紹先以其衆登城用強弩



禦瓊殺傷甚衆劉光世遣人招瓊瓊受招安圍凡四月零二日瓊相州人崛起于兵火中尚氣敢為衆所推服宗輝恃有功以吳翼曹官不相下翼招宗輝至光州羅織其罪送獄死初群賊黃林犯固始翼往招之外受招安任詩以翼有功令權通判詩既去翼遂權州事

楊世雄以其衆降于劉光世

傅選詣隆祐皇太后乞降

傅選自潰散即率衆轉入湖南劫掠厭所欲矣遂復來降

十三日丙戌金人屠杭州退兵

金人兀朮率衆追乘輿親至明州而還其在越州也兀朮乘

馬往來于市中班直唐琦憤怒以石擊之不中被執罵不絕口亦罵李鄴降虜不忠被殺兀朮執鄴退還杭州將退軍庚辰歛軍於吳山七寶山遂縱火三日夜烟焰不絕癸未夜火息甲申縱兵大殺掠且束裝丙戌退軍以虜掠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行路沿路屋宇無大小縱火靡有孑遺是時餘杭縣投拜官負曾忌已奔走得脫聞金人退去乃復來回任且衣凶服縣尉楊汝為問其故忌曰遽失恃汝為曰何不解官丁憂忌曰未聞曾官汝為唾而不語既而具申監司遂放罷服除授通判鎮江府軍民曰是餘杭縣投拜者不納又論罷之再授通判婺州亦不得赴自此不能出仕衣



三朝正史卷之二  
冠以為媿金人在江州未退兵也有衢州軍事判官錢觀復者以衢當路衝自郡守縱民老幼出戶留一丁不留與留而瘦弱不堪任罪如軍法其後軍兵欲乘時為變顧城中金帛子女無異獲乃止

賜臨安府民兵撫恤勅書

勅臨安府民兵省本府奏自金人攻陷府城內外民兵併力拒敵血戰五日方始城破又緣諸縣村保防護嚴密往來多被掩殺緣此怨恨臨行之日焚燒屋宇城郭一空比之其他殘破州郡被禍尤酷寔可痛測欲望復加撫恤事朕惟左社之憑陵奄及東吳之都會爾等挺身禦敵為國忘生率其忠

義之豪挫彼腥膻之暴運逾累日方失堅城凡分鳩壁之屯皆奮兵戈之銳緣茲厚毒為我深仇洎賊馬之旋歸舉民居而焚蕩靡思人怨而天怒惟務并埋而木刊言念我民重罹此禍痛瘡痍之未復每寤寐以興嗟已遣守臣往宣恩意其各從于安集以同待于承平故茲撫恤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十四日丁亥鼎淵入京師留守上官晤出奔淵以城獻于金人河南之地盡已陷沒西京南京金人皆屯兵惟京師與內縣猶為國家守糧食之絕四方皆不通民多餓死鼎淵者與其徒十十五以食物與守城者博易久而頗稔熟至日淵以



其徒數百人夜登城之北壁縱火焚樓櫓猶不敢下城騷擾是時城之東有夜猫兒李貴蕪大刀屯駐留守上官晤皆招入城既入城則放火劫掠不止而淵亦掘斷城慢道自守城中亂晤及副留守趙倫乃出奔晤為留守時官司命令不能行留守司名存而已劉豫以濟南府已投拜金人矣豫嘗遣使說晤令叛晤焚書斬使頃之豫又賂晤左右喬思恭宋厚俾說晤晤亦不從豫知晤不可說乃止淵遣人往南京金人軍前獻京師三月金人大太師差鎮國郎君入京師駐于朱雀門上給牌子與在京強壯不滿萬人自此京城遂陷失晤在唐門遇董平平逼令晤書填官告訖殺之金人得京師以

前都水使者王夔為留守夔發公文盡招諸縣頭目人皆來換諭自此無盜賊淵河北簽軍首領也

十七日庚寅鼎州武陵百姓鍾相反

鍾相鼎州武陵縣人也無他技能善為誕謾自號老爺亦稱彌天大聖言有神通與天通能救人疾患陰語其徒曰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持此說以動小民故環數百里間小民無知者翕然從之脩耨謁相旁午于道謂之拜爺如是者凡二十餘年相緣此家資鉅萬中間累曾敗露有司受賄不能盡法繩治至是金人犯潭州孔彥舟入澧州相乘人情驚擾以拒彥舟為名聚眾于是日起兵



鼎澧荆南之民相響是時鼎州闕守臣湖北提刑王彥成先挈家巡歷岳州單世卿奔龍陽就家屬登舟東下僅以身免其餘官吏莫能控制寇遂猖獗焚官府城市寺觀神廟及豪右之家殺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及有讎隙之人謂賊兵為兪兇謂國典為邪法謂殺人為行法為剗財為均平病者不許服藥死者不許行喪惟以拜兪亂常為事人皆樂附而行之以為天理當然鼎州之武陵桃源龍陽沅江澧州陽安鄉石門慈利荆南之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之益陽寧鄉湘陰安化峽州之宜都岳州之華容辰州之沅陵凡十九縣皆為盜區矣

十八日辛卯金人陷秀州權知州軍事趙士馨死之

金人陷秀州軍民共推兵馬鈐轄趙士馨為知州士馨出城與金人戰為其所敗士馨死之秀州遂陷

十九日壬辰程昌禹棄蔡州南歸

程昌禹自京師退還蔡州未幾又以蔡州糧食皆盡王命不通遂領率軍民棄蔡而南歸

二十二日乙未宣撫使周望棄其軍於太湖

周望以宣撫使駐于平江府聞金人已破秀州漸入吳江縣恐怖畏怯即棄軍而去走入太湖

遺史曰望方出城而去也市人渡道請留為一城生靈計既



不可留則極口慢罵望聞而不顧于是市井間皆喧誦初除望養書樞密制詞曰腹心留侯高祖肇基于有漢文武吉甫宣王復振于宗周非夫躬不世之全才何以濟中興之遠業賢者登用國其庶幾謂望何以當此

知平江府湯東野棄城走

知平江府湯東野見周望已出即以府印授郭仲威俾權知府事率家屬棄城走

二十三日丙申李成陷舒州

李成犯舒州劉文舜率兵迎戰為成所敗文舜盡率其衆走權知州鄭嚴亦走入山中成遂入舒州得前秘書省正字李

雱雱以王命不通金人在浙江間妄生向背心遂以成為一時之英雄投書于成請順流而據金陵號名江浙以觀天意成不從留雱于軍中成執前提刑李著見任提刑以下及州縣官百餘皆居于太平寺其徒有執鄭嚴而至者成命殺之

車駕自海道歸駐蹕浙東降德音

朕自遭敵國之侵越在方隅之阻念二聖徂征之久懼四方荼毒之深不辭痛屈于眇躬庶或少回于善政每辛勤而遣使祈和好以休兵謂既殫誠亦湏悔禍乃徂憑陵之態專行暴蔑之威跨萬里以長驅分數途而並進恣提群醜徑渡長



江朕惟予視于生靈何惜身臨于行陣遂下平江迎敵之詔  
即為景德親征之行誓以六軍期于一戰會近境已成于對  
壘而群臣堅請于避鋒勉馭舟師來臨海道既阻兵之理極  
致率土之情盈念祖宗涵養之恩痛社稷陵夷之恥鄉豪競  
奮禁旅爭先始金陵殺獲之相當繼鄣水勦除之幾半或驍  
將大誅于淮甸或奇兵邊擊于江西捷奏既騰兇威遂屈今  
則移師遠去闔境皆清朕始駐蹕于浙東將即返兵于吳會  
乘中原已振之氣復列旌無疆之基嘉與函生丹為樂國言  
念承平之俗重罹蹂踐之裁妻孥隔絕于封疆肝腦糜捐于  
原野禍非汝咎痛貫予心今雖幸免于干戈豈可盡安于田

里止俟杆防之暇即除征賦之煩雖誠意之未申豈沛恩之  
可後宜布哀矜之惠用蘇凋瘵之民嗚呼曆教之在舜躬願  
朕豈堪于克紹謳吟而思漢氏賴茲可致于中興况今不應  
之遐邇與我寔同于休戚勉圖遠略茂對宏休

二十五日戊戌金人陷平江府

周望湯東野既已棄城而去城中無主丁酉夕火發者數處  
百姓驚惶乃雷班郭仲威縱火也戊戌金人寇盤門仲威遣  
七防禦者當之七防禦大敗退入城中金人襲之亦入城仲  
威率眾奔常熟縣是夜金人縱火三日夜乃滅城中悉為灰  
燼金人雖不甚屠戮居人自赴水火而死者大半矣庚子金



人行

趙立加右武大夫徐州觀察使知楚州軍州事兼管内安撫使  
淮南東路兵馬鈐轄仍兼便宜

問勅在越州途中朝辭朝廷令齋誥授趙立官職差遣自是勅  
到楚州以誥授立

金人犯荆門軍劉超率眾去

劉超方據荆門軍聞金人自江西回軍遂棄城引眾去

趙瓊授楚州旗榜歸朝廷

先是宿遷縣水寨首領趙瓊已投拜金人楚州進士國奉卿  
借補成忠郎權知淮陰縣事常欲招瓊使復歸朝廷與楚州

共扞禦會趙立來知楚州奉卿見其叅謀陳這與語楚州事  
這甚喜薦于立奉卿為立謀招瓊立即令奉卿齋旗榜親往  
見瓊瓊受旗榜遂聽楚州節制奉卿還報立大喜加借奉卿  
秉義郎奉卿曰奉卿本是進士今為武官不能出戰恐悞使  
用乞換文資立令照學籍果然遂改借宣教郎令措置高郵

軍

二十九日壬寅郭仲威率兵入平江府

郭仲威在常熟聞金人已行離平江府率眾復入城斲掘人  
家窖裡之物縱軍擾民民不堪之凡民家所有悉為仲威之  
黨所攘奪



三月癸卯朔陳思恭敗金人于吳江

陳思恭隸周望為統制望奔太湖思恭軍于烏鎮金人後軍泊于吳江縣下臨太湖石岸險狹思恭乃以兵邀之金人舟亂不整思恭獲小勝而還

孔彥舟率兵入鼎州

孔彥舟初名彥威為東平府鈐轄與知州權邦彥不協彥威與一宗女私通事露邦彥欲按發之彥威遂引眾去邦彥追及彥威射中邦彥邦彥乃還彥威遂改名彥舟聚眾漸盛轉至京南又渡江據澧州彥舟出兵攻討常不勝鍾相反於武陵也常輕視彥舟是時鼎州城守孤危官吏軍民勢不獲已

遂迎彥舟入城以相拒彥舟許之方離澧州而吳么即陷澧

州殺知州黃琮以下官屬十數負彥舟前軍三月癸亥入鼎州即縱殺官吏軍民占用官私倉庫劫掠民財焉

盧益權知三省樞密院李回權同知三省樞密院往從衛陰祐皇

太后

初上在濟州陰祐太后遣李回往勸進上即位除回延康殿

學士知洪州臣僚言其靖康間守黃河棄軍而走且受張邦

昌偽命為尚書右丞遂責吉州安置至范宗尹薦其才乃召

為權同知三省樞密院往處州迎陰祐太后

肆赦州縣



皖條

先是上幸海道如浙西江東西淮東西湖南北諸州皆命令不通亦不知翠華端的所在及赦到知駐蹕浙東無不欣喜

知江州權邦彥為江淮荆浙發運使

果休及金人戰于白灘敗績先是陝州既陷金人長驅關中曲端遣吳玠屯于彭店原端

自擁大兵次邠慶間以策玠玠與金人戰勝負未決而端退

走自邠至注止玠大罵端由是二人有隙金人雖勝玠以端

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

盧益卒金宗潘永思赴虔州迎陰祐皇太后

十日壬子金人陷常州

金人取常州路經過不住若奔牛呂城官吏禁其間斷其板

放練湖水使乾則金人舟船皆不可行惜乎官吏奔竄而閘

猶儼然故金人長驅而無阻礙也

車駕幸虔州

呂頤浩以金人退兵請還幸越州遂幸虔州

劉綱攻趙瓊水寨

節制泗州劉綱以宿遷縣趙瓊水寨投拜金人遂遣人攻之

瓊曰我為唐人逼脅勢孤援寡權為老小之計不得已投拜

今楚州趙安撫遣國奉御齎旗榜來即時受之已聽楚州節

制復歸朝廷矣公其察之不從兵攻水寨瓊出民兵禦退之

二十六日戊辰孔彥舟擊鍾相敗之擒相



三直士身會錄 十  
孔彥舟在鼎州日與鍾相交戰勝負相當彥舟詐遣人投相  
謂之入法相受之不疑戊辰彥舟遣人襲擊相寨所遣入法  
之人為內應相遂大敗攜妻子竄入山谷為村人范顏所擒  
而胡壽得之獻于彥舟彥舟乃造法物儀仗張大其功欲解  
赴朝廷至攸縣曾龍圖叔相所造法物亦皆散失

四月壬申朔車駕幸越州

尚書左僕射呂頤浩罷授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  
一宮使

車駕幸越州御史中丞趙鼎言呂頤浩之謬以使相宮使罷  
左僕射從優禮也

制曰門下獨化陶鈞之上膏首備于弼諧閔勞官職之煩宜  
特加于宗獎惟時上宰寔我元勳茲祈解于近司爰罷勝于  
殊渥誕揚大號敷告群工具官某心術疏通性資明銳運籌  
泉湧獨當天下之危機游刃風生能斷朝廷之大事昨屬艱  
難之運尤輸經濟之志冒險直前服勤無斁取虞淵之日重  
正乾坤問襄陽之塗平安宗社願在朝之莫及方當寧以仰  
成而寢懷偏見之私殊失大臣之體占吏負而有虧銓法專  
兵柄而幾廢樞廷下吳門之詔則慮失于先時請浙右之行  
則力違于衆議既人言之薦至于物望以靡諧屢騰引去之  
章莫副梳留之意念有銘書之偉績難從策免之常規乃峻



彛章務全體貌植才建彞總節制于雄藩執璧面槐視班聯于上衮假以真祠之佚從其私計之安皆儒臣希有之榮蓋邦國久虛之典朕為無歎汝亦有終嗚呼險夷一心非忠誠孰能至此進退二道惟明哲足以盡之矧兼將相之崇靡缺君臣之過毋云去位不我告敵

張俊為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

金人在建康韓世忠屯兵江上屢騰捷奏乃遣張俊為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節制浙西軍馬策應世忠俊雖受命未進發人皆切齒

十四日乙酉清軍戚方攻宣州

戚方勇悍善射初投為教駿兵士軍興盜賊起在九朵花徒黨行伍中未知名方殺其為首人遂率眾歸建康投充充用為准備將留在帳前建康失利諸軍皆散方走至金壇界與建康統制扈成相遇方欲奪成軍乃謀殺成遂伏眾于篠中皆執長鎗令曰扈統制遇則殺之俄而成果至伏發以長鎗刺成成死統領龐榮率其眾聞岳飛在宜興乃以其眾歸飛飛以榮為左軍統制方率眾入常州為劉晏所敗乃犯宣州知州李光遣兵馬監押呂執中齎書招之方佯受書寔欲攻城也執中覺其偽詐僅得脫歸有衙前石振者為方所執問以城中虛寔振有從賊之心乃悉以虛寔告且具言城中之



方隅可擊者不可擊者方用振之說鼓行而前是日犯城下  
先自決守城之計乃命城外居人盡遷入城一應寺院及人  
家與空閑官舍任便居住是時有建康潰散班直百餘人無  
所歸光留于城中光因其主首王逸為都統制令見任及  
寄居官分守城壁僧道居民皆執仗登城措置甚有法方攻  
城不克光以知州衙儀登城北壁令一吏詐作知州招方打  
話云威統制爾部曲皆是官軍豈不念國家艱難之際何苦  
欲攻此城為盜賊乎方曰方不敢重撓朝廷但緣士卒皆飢  
不免尋覓糧食耳又曰我與糧食并銀絹犒設如何方曰若  
蒙犒軍即便引退于是光乃遺以米肉并銀絹甚厚方雖受  
之而意猶徐徐睥睨不已王逸曰賊非退也且未可解嚴更  
當謹備方果伐木作攻具復攻城城中皆禦退之矢如雨注  
城中負戶方能汲是時諸邑民兵皆聚城中寧國民兵尤麤  
壯有膂力以手砲擊石賊甚苦之

王德執劉文舜于饒州殺之

王德欲迎隆祐太后于虔州次吉水會妖賊王念經反于信  
州之貴溪縣命德討之德道出鄱陽劉文舜在舒州遭李成  
之敗方寇饒州圍城急知州連南夫以蠟書請德解圍德引  
兵至城下壘賊壘而陣文舜褫氣恚舍兵請降德偽許其降  
誘文舜及其次邵譚表關索等入城執而誅之



劉位攻趙瓊寨敗績

先是劉綱遣人攻趙瓊寨不克綱怒請兵于位位遣人攻瓊楚州趙立曰趙瓊以受旗榜聽我節制義當救之立出兵為援與戰敗之位兵退走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八

炎興下帙三十八

起建炎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乙未盡五月十三日甲寅

二十四日乙未韓世忠敗金人于建康府江中捷奏至除世忠檢校少師改武成感德節度使

制曰門下朕遭百六艱危之會賴二三臬俊之臣跪推轂而遣將軍守境既騰于戎捷歌出車而勞還卒疇勲敢廢于邦爰爰錫贊書用孚群聽其官某勇聞天下氣蓋關中堂堂將種之英凜已軍鋒之冠行已恭而事上謹蚤服周行臨機果而料敵明屢揚偉績昨屬交侵之警俾屯要害之區蓄銳以須



鼓僂而擊縱精兵於救路若珠走盤擠醜虜于長江如杵投臼  
坐以中堅之壁成茲南紀之安威行而海內息肩師勝而國  
人屬目是用兼隆徽教特表膚公功出擁齊旄易兩鎮提封之  
大入乘夏篆視三孤絕等之崇申衍采封陪御井賦以永旂  
常之載以昭帷幄之成嗚呼武能威敵者師帥之榮賞不踰  
時者人君之信惟忠勇可以任安危之重惟謙冲可以保富  
貴之終勉圖而休毋廢朕命可特授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  
德軍節度使

遺史曰初江上防秋韓世忠屯于鎮江府及建康失守世忠  
退軍于江陰軍地遷至平江府秀州至是世忠聚集舟船擺

布于江中以扼金人歸路時卻青以舟船在蕪湖往來于建  
康竹篠港世忠使人招青青受招安而不以會乃曰我方為  
賊其下皆窮恐不為用故不可動也是役也世忠敗金人于  
江中奏捷至行在除世忠檢校少師改武成感德軍節度使  
制詞有曰屯兵要害邀擊其師大振軍聲殺獲過當犬羊震  
壘知國有人

二十五日丙申韓世忠與兀朮再戰于江中為兀朮所敗孫世  
詢嚴永吉皆戰死

金人在建康韓世忠以海船扼于江中乘風使蓬往來如飛  
兀朮謂將軍曰使船如使馬何以破之韓常曰雖然見中軍



則自遁矣兀朮令常以舟師多汲常見兀朮伏地請死兀朮  
貸之乃揭榜立賞許人獻所以破海船之策有福州百姓姓王  
人僑居建康開米鋪為生見榜有希賞之心乃教兀朮于舟  
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槳俟無風則出江有風則  
不出海船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箭蓬則不攻自破矣  
兀朮信之一夜造火箭成以戊申出江擢槳行舟其疾如風  
天霽無風赫日麗天海船皆不能動金人以火箭射蓬則火  
起世忠海船亦備水陸之戰人皆全裝馬皆鉄面被甲每船  
有兵有馬有老有小糧食輜重無風不能行火烘日曝人亂而  
呼馬驚而嘶被焚與墮江者不可勝計遠望江中層層皆火

火船蔽江而下金人鼓擢以輕舟追襲之金鼓之聲震動天  
地世忠皆敗孫世詢嚴永吉皆力戰而死兀朮既敗世忠欲  
之建康府謀北歸為世忠海船扼于江中不得去或獻謀于  
金人曰江水方漲宜于蘆陽地開掘新河二十餘里上接江  
口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矣兀朮信之乃命掘河一夜河  
成次日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襲之而已  
初長蘆崇福禪院行者普倫普贊普璉結集行者反強壯百  
姓千餘人分為三隊在楊家洲上自相保守世忠嘗約普倫  
等為策應至是普倫普璉普贊等率其眾千餘人駕小舟千  
餘艘皆裹紅中立紅幟來策應至長蘆遇世忠海船狼狽而



來金人至長蘆亦回世忠餘兵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聚兵沿江避兵之人往往取其舟中糧食或有得銀絹錢物  
者

姓氏錄忠義傳曰孫世詢字詔道開封府人也有勇力善騎  
射少時曾蹈之薦之梁方平隨軍屢立功後從韓世忠為前  
軍統制與大金戰應天府河東府皆稱其勇苗傅劉正彥反  
軍臨平鎮世忠來勤王世詢為先鋒與賊戰大敗之故傅正  
彥走從世忠追襲至建州蒲城縣大破之殺賊兵萬級統  
制馬彥濤趙竭忠趙揭節皆戰死世詢臨陣遂擒正彥加觀  
察使及大金兀朮渡江復自建康回世詢隨世忠及兀朮戰

建康門外大敗之次日舟戰江中無風世忠軍皆海舟不能  
行大金竟以小舟來縱火世忠軍敗世詢及嚴永吉皆力戰  
而死

張進及梁斌自虜寨脫歸

先是張浚命選鋒正將梁斌副將張進屯諸暨縣金人陷越  
州斌與進投拜上還越州進得脫復聚眾得二百餘人歸還  
行在叙其功以贖投拜之罪又言梁斌不肯歸朝廷已併殺  
之既殺斌然後乃能歸朝耳又數日斌以眾三百餘人還朝  
廷亦待之如初仍不問張進之詐斌後為策選鋒軍統制  
牛舉敗金人于定村擒其馬五大師



三朝士臣集  
四  
金人犯江西者回軍北歸牛華潛軍于寶豐之宋村衝其中  
堅殺傷甚衆生擒馬五太師招捉司加舉武功大夫和州防  
禦使為五軍都統制

汪藻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

其狀曰右臣昨自三月末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為  
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竊憂之以為中國困于腥羶而  
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以寒方至未暑者先歸吾  
于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  
為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枝梧洎到行在聞韓世忠  
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

幸以為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黃榜條錄韓世忠捷奏又以為  
朝夕必可掃除今迨二十日矣其耗寂然議者頗疑世忠奏  
報未必皆寔兼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虜于蔣山雨花臺  
而處各剗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為  
避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累  
累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  
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似符合臣聞金人動設  
詭詐尤喜為窮蹙之狀以欺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  
一今安知其本為度夏計而陽為窮蹙者特以疑誤我師耶  
建康為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



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為巢穴則東南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卧乎不知群臣日至上前亦有反覆及此者乎豈遂以為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群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為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况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為此事所係非細廟堂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韓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張俊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迤邐前去以為策

應此固陛下長策也不知張俊果能為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教人齎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俊軍令分教萬人順流而下仍於上流自計置糧艘載以自隨彼張俊軍既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虜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也機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為愚輕此賊忽此事特加采納不勝幸甚

五月七日戊申濠州土豪王惟忠棄韭山寨率眾歸于節制使劉位



王惟忠濠州鐘離縣農家崇移孝牛角有大志兄弟三人惟忠最幼每經行于市人皆不語以俟其過故人號為靜街三郎軍興時上有詔許民自保惟忠乃據韭山為寨與鄉人共守韭山有洞可容老小數千惟忠屢與張文孝史康民戰金人以孫興來知濠州管屬縣鎮皆聽興偽命而用天會年號興遣人招惟忠惟忠獨不從至是惟忠率眾棄韭山寨歸于招信縣劉位位令惟忠為左軍統領官韭山寨壘石為城周圍四里又作大寨七里環繞之戰禦之具稍備民之願來依者凡萬餘人惟忠選強壯充兵韭山之勢巍然而立外有群山環繞之山有泉湧出泉下有洞泉悉注焉洞雖不大然不

論水之多寡或連而會群山之水湊于其中而洞能容之俗呼為歸水洞倘無此洞則山泉與雨水皆為群山所壅不得泄寨在山之頂萬人居焉常苦無水以給食惟忠患之乃視歸水洞而謀曰若塞此洞不惟可得水以給食且水勢縈回于山曲亦可視以為險也然此洞雖小能容無涯之水豈非有神物以主之乎萬人方待水而食所繫不輕吾將盡誠心禱之于神權塞此洞借水以給眾若神而有靈必陰祐于我乃與進士戴德夫謀禱塞洞之方德夫以惟忠之意朱書鉄板以清酌祭神擲板于洞遂寔之以土石聞知者皆相視而笑以謂光戲也既而數人之力告勞而洞已塞矣人皆大駭



及惟忠既去歸水洞復陷如初

十日辛亥直龍圖閣劉晏與戚方戰于宣州城下被殺

戚方圍宣州知州李光乞援于朝詔劉晏解圍宣州以觀察

使巨師古為之副晏受命即日就道師古以兵繼之初晏在

常州駐軍方率眾自西門突入欲作過晏自城中殺出之至

是晏始到城下未安營壘乘賊不意自城南轉城西直趨城

北以擣方之帳方大驚遁走晏恃勇欲生致乃單騎追之賊

見官軍不多乃自駱駝山後設伏以斷其路方率親隨迎戰

晏單騎力不能敵退還至天寧寺前隔小溝是時暑雨方漲

馬陷于淖不可出橋左有伏賊以鉤鎗搭晏晏猶手刃數十

人以無援而被害晏死數日師古兵到城下光具聞于朝

悼之贈晏龍圖待制官其四子仍令即死所立廟榜曰義烈

歲時祀之

中興姓氏忠義錄曰劉晏燕山府人也建炎二年隨劉正彥

掌赤心隊降于丁進有功正彥敗晏降于韓世忠累遷直龍

圖閣四年戚方反常州遣晏兵至擊方大敗之走寇宣州知

軍事李光固守其城晏追方至宣州大敗方解其圍方敗走

晏追擊之不勝力戰而死時稱其忠勇立廟于常州

十一日壬子金人焚掠建康府執江東安撫使陳邦光渡江而

去



金人焚燒建康府虜掠人民劫奪財物出建康府走靜安渡  
宣化而去兀朮屯于六合縣舟船入自瓜步口首尾相御擺  
泊至六合不斷建康城中悉為灰燼矣金人淮渡淮東無警  
安撫直寶文閣張楨尚守揚州招信劉位以節制之職聚眾  
在橫山帖然無一事軍中惟飲酒賭博而已

先是知真州向子志措置欲移治楊家洲而楊子六合之民  
願保方山子志棄真州金人據建康府大兵入二浙猶有游  
騎往來于淮南大抵自滁河之西皆為游騎所擾而不過滁  
河之東金人既渡江北占六合于是真州為群賊所擾已不  
可居王冠率軍兵共守方山後渡江駐于溧水溧陽之間金

人又戰真州而揚州亦不可守張楨乃棄揚州金人據建康  
半年餘江寧鎮采石至和州道路往來不絕和州亦留兵戍  
守雜以婦人戴頭巾着軍號執兵器巡防城壁然無一事軍  
乘虛到城下與之為敵者唯邵青竹篠港探知建康城中金  
人不多且兀朮等皆在浙東建康有可克之理是時青見有  
殺牛者牛拒力甚青取鎗刺洞其肋而牛用角幹幹中青股青  
方病瘡不能行乃遣其次姓馬者率眾往收復建康既至水  
門暴雨電雷大作不克入而遂青殺之遷單德忠為次又有  
都團陳德結眾欲殺金人部勒已定前期為朱都團所告德  
全家被害及兵馬都監金沔死之金人圍建康也守南門番



官稱萬戶者常諭居民願往採薪者給牌子前去居民皆不從及被殺戮之餘方悟此萬戶之言乃陰欲保護居民使出城求生也

十三日甲寅戚方攻宣州不克退去宣州解嚴

戚方圍宣州遇劉晏直禱其中又巨師古到及方戰于城北方三戰三敗遂引去宣州受圍凡二十九日受圍之初光妻管氏病癱甚苦至解嚴管氏皆不知人皆以為大抵守城之法先要財物豐備是時府庫財物盈滿而大富人家皆出銀錢為犒設故賊人積攻具以至積草積柴之類皆多以錢帛募死士燒之而人亦願盡死力如城北木塔寺有木塔下瞰

城中虛寔當先除去而賊守甚嚴乃募人負草寔其塔然後縱火令方下即有應募者是夜果有草寔其塔內縱火火為塔所束如火柱衝天觀之雖可畏而人心則甚喜州作解嚴會隨功高下以金盃勸酒就賞其杯初方以宣州城為龜形當以真武法禳之乃令攻城人多披髮用紅帛帕首方既退去城之東壁摧壞者數十丈

岳飛殺劉涇併其軍

先是岳飛與劉涇合軍屯成宜興飛領兵往建康劫金人于靖安得勝回軍溧陽縣得涇軍將官王萬報涇欲殺飛母及妻而併其軍飛大驚即令姚政往圖之政夜行抵宜興以飛



母命傳語溼透得家書請畧訪來議事汪不虞其謀入其室則有楊某者伏于壁間遂殺汪少刻飛到撫其衆

史康民及金人戰于定遠縣軍敗閻勅被執而去

史康民濮州人也初起于京東因迎神社會有織扇槌劍之類藉以為資遂擁衆作亂聚衆漸盛乏糧食殺人食之號為餓蠹于轉至淮南往來于濠泗間張文孝在其中軍謂之張鈴轄文孝用扈鷄及李徽敵計遂背康民殺康民父母自謂一軍

先是閻勅在越州除淮南等路撫節制使至崇德縣聞金人已犯錢塘勅到平江招兵得數百人又聞金人在建康乃取

江陰軍路渡入柴墟鎮至楚州見趙立立方措置楚州就以  
上命授立右武大夫徐州觀察使知楚州軍事兼管內安撫  
使淮南東路兵馬鈐轄之告勅至泗州而文孝在泗州出迎  
勅參拜且曰聞太尉將到專來參迎勅甚喜勅與文孝至招  
信劉位發兵禦之于境文孝戰不勝勅與文孝往濠州界下  
寨于黃連埠文孝名為迎勅寔挾勅也是時康民屯于韭山  
寨文孝往攻濠州康民乘虛掩黃連埠破其寨取勅及同行  
劉舜臣等一行歸定遠殺李徽敵得扈鷄雪父母之仇金人周  
心以祭其父母康民拜舜臣謝殺扈鷄雪父母之仇金人周  
太師聞康民得勅屯于定遠也乃會亳州大太師兵渡渦口



甲寅周太師入自西門康民出兵迎敵大敗而回大太師已  
自北門入執勅而去是役也康民幾死趙宏救之得免次日  
康民議追金人奪勅聞康民渡渦口矢宏相州湯陰縣  
弓手也時人謂之趙鬍子初勅迎奉神御起離西京也於岳  
飛處借使臣十人而宏其一也循蔡河而下至泚泚遇張用  
勅說用歸朝廷以馬準之女一丈青嫁用為妻初舉為郭仲  
荀所誅勅周恤之以為義女既嫁用遂為中軍統領有認二  
旗在馬前題曰關西真烈女護國馬夫人劉舜臣者用之泰  
議官用俾隨勅以行故舜臣在勅軍勅在南京金人欲降之  
不可欲以為京東安撫使不可乃被害

姓氏錄白忠義傳曰閻勅有膂力善騎射少以班直補官靖  
康初累遷主管步軍司公事上南幸揚州勅留守京師達炎  
三年京師留守宗澤命勅軍河南府會合王彥楊進丁進等  
兵六十萬欲渡河迎請二帝會暴卒而止三月同杜充上表  
請上還闕以圖中原俄京城絕糧杜充赴行在勅亦領兵數  
千至淮南金人方南侵以節制淮南等路軍馬往拒之四年  
軍濠州定遠縣與金人戰不勝被執令同招張文孝攻濠州  
史康民乘虛襲文孝敗之勅被虜後金人又攻康民于廬州  
勅同康民與戰取績復被執勅置金人軍中不屈而死紹興  
元年贈檢校少保節度十七年謚壯節



劉超據荆南

劉超據荆南分衆犯峽州先是張浚以宣撫使往川峽也經由郢州留小潘防禦一軍于郢州小潘防禦為部下彭筠所殺筠乃與超合超遣筠犯復州凡所經過井邑垣墻人無焦類于是超欲取鼎澧以窺湖南二廣

劉位攻趙瓊寨

劉位遣人攻趙瓊寨趙立出兵欲救之位大怒遂率兵攻瓊立復出兵為援且以檄告位大畧言瓊已聽當使節制為朝廷守宿遷水寨當使乃淮南東路兵馬鈐轄泗州之兵皆合聽節制位乃止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

卷第一百三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九

炎興下快三十九

起建炎四年五月十三日甲寅盡六月十一日辛巳

范宗尹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守參知政事

范宗尹辭免不久批荅

朕履國家之否運思得天下之奇材以卿粵從布衣早有人望屢擊權臣於方用未嘗奸利以徼名每陳治道之可行無不會文而切理洎進參于大政尤灼見于所存一意盡公群倫皆理乃付巨川之濟用符巖石之瞻制詔一頒縉紳相慶佇卿行志知國有人謂當承命以周旋猶復抗章而遜避惟



此舉而國無陋矣今何時而卿辭位乎勉究良圖毋庸再請  
再辭免批荅

朕惟治亂兩途未有不由于用相君臣一德相逢鮮值于同  
時卿識遠而才全深謀而器遠學古人之至要言天下之大  
公簡於朕心非止今日故擢司風憲外預政機將觀所長不  
次而用而卿性資天至議論日新言其重厚則如倚太山而  
坐平原語其疏通則若駕輕車而就熟路乃布大號任之不  
疑卿當彙群策以兼收念寸陰之可惜立規模于素定應機  
會于方來輔成再造之基同享無疆之福此則盡卿致主之  
術而成朕知人之明也亟上封章百辭矣益所請宜不久仍

斷來章

遺史曰范宗尹拜右僕射張守除叅知政事宗尹具辭免賜  
詔不久仍斷來章汪藻行詞曰言其重厚則如倚太山而坐  
平原語其疏通則若駕輕車而就熟路乃布大號任之不疑  
宗尹讀之喜宗尹謂守曰今日之勢正如人之疾病沉痾方  
篤稍施駢藥立有顛仆之勢要便施設有序勿遲勿亟當相  
與戮力啟沃上前廣開言路簡拔賢材除剔弊蠹節抑財用  
以至惜名器損僇倖斥豪右左右彌縫庶乎其可也

張用寇淮西

張用自京西往東京轉南京界自柳子蘄陽趨壽春至舒城



三朝正史卷之二  
二  
縣遂屯中軍其餘諸軍皆分屯四布是時金人方退建康渡  
江北和州以東金人往來野無所掠乃採草木但葉青而嫩  
者以火煮之搗去青水不問有毒無毒但能咀嚼者悉食之  
以至動活之物不論飛走與蠕動得即啗之人皆困之  
改御前五軍為神武五軍御營五軍為神武副五軍  
崔增陷焦湖水寨

崔增磁州人隸閻瑾軍為將守泗州浮橋瑾棄泗州諸軍潰  
散增往壽春界劫中祝博士寨併其軍自濠州轉往巢縣攻  
焦湖水寨增得小舟數隻直搗其寨寨有船四五十皆淮西  
富商大賈及上戶富民初來經兵火不能迎拒盡為增所有

虜掠金銀財物子女之餘遂壯充軍

孫興退濠州將校朱式率軍民請兵馬都監李侂知軍州事  
金人自建康渡江而北也壽春府軍周太師招孫興等還壽  
春官吏居民皆送于西門之外勸酒酌別興與滕即中及所  
部兵盡行惟留偽通判陳浩然在州興携二妓毛馬女楊蘇  
兒去以金償償其家自餘無毫髮之擾興在濠州凡半年及  
既去將校朱式率軍民請馬軍都監李侂權管軍州事侂用  
司戶叅軍江洵武謀因拔拜官張宗望及偽通判陳浩然于  
獄遂復用建炎四年年號侂以洵武權通判軍州事以小溪  
巡檢魏進權兵馬都監



六月二日壬申劉光世來朝

七日丁丑劉位敗張文孝克滁州

劉位屯于橫山張文孝占滁州位以兵收復滁州丁丑至滁  
州文孝退走遂復滁州

八日戊寅劉位及張文孝戰于滁州被害

劉位既得滁州即以其屬李頡為司法參軍是夜與頡同宿  
于子城中頡夢城中州屋舍盡倒既覺以為不祥拂旦文孝  
以其衆至城下位所引兵迎戰位逢兵衆數百以為已之兵  
也乃指麾殺賊而所逢者賊兵也位覺之欲急戰為賊所殺  
權知州苟某權和清流縣梅俊迪權和清流縣丞張恪非等

州縣官皆散走朝廷聞之即其地立廟榜曰剛烈

十一日辛巳趙立出兵攻捷懶于孫村浦

捷懶以大軍下寨于壽河去淮河孫村浦兩舍乃南北咽喉  
之路又作寨于孫村浦以守之趙立起宿遷縣趙瓊木寨民  
兵于城中辛巳親率親隨百餘人取孫村浦寨遣統制王彥  
忠以兵數百防壽河之故兵金人自壽河寨日遣三二百騎  
于孫村浦往來州出兵急遣鐵騎來救之為彥忠所扼不得  
進立亦聞金人以鐵騎來故不攻而退彥忠亦歸

呂頤浩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朱勝非為江州路安  
撫大使兼知江州劉光世為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



周望責授招化軍節度副使連州安置

周望以同知樞密為宣撫使棄其軍而奔太湖也以宣撫使印棄太湖中金人已退募漁人入水求得之以宣撫使職拜節湖州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言其擁重兵于吳門不能扞蔽脫身先走道以致連城陷沒與諸郡以城降賊並緣為奸掠取民財等事乞正典法遂責授節度副使連州安置

陳規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

陳規字元則沂州人以明法補官靖康初轉通直郎知德安府之安陸縣金人陷都城規率兵數百勤王半道兵潰而反會郡守及僚屬棄城出奔惟規獨留不去眾遂推規攝府事

規乃聚兵積糧修城以守賊王在党忠相繼來寇皆敗而去遷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李彥義犯城規與戰頗克會孝忠為將張世所殺降于秦仲福數月楊進來攻不能下而退范宗尹為相分鎮以規為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趙延壽詐來寇規擊破其眾累加龍圖閣待制召赴行在在州八年屢破賊眾中原郡縣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識者常其能然嚴刑重斂頗失民心

規有朝野僉言後序曰規守順昌日得靖康朝野僉言具載金人攻城始末反覆熟讀痛心疾首不覺涕零嗟我國家不幸有如此悲夫世之治亂國之強弱雖曰在天有數未有不



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楊雄所謂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靖康京城之難若非人事之失則天亦不得而為災若非天欲降災則人事亦無此失規不揆至愚竊觀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守禦將帥施設應敵捍禦攻城之失與夫常見却敵之策論列而序言之朝廷再援太原大臣以謂中國勢弱夷狄方強用兵無益割三鎮以賂之殊不知執之強弱在人為我之計勝彼則強不勝彼則弱若用兵何術以壯中國之勢是夷狄之強用之則有弱有強不用則終止于弱而已强者復弱弱者復強強弱之勢自古無定惟在用兵之如何耳河東安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河東義勇禁兵五

萬共兵二十二萬尋皆敗績致太原陷于虜非兵不多蓋用兵之誤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前而行先鋒遇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却自後大兵皆却走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也豈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兵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萬只十萬亦可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必為之援也又不必五萬至其下亦有可援之理且以五萬兵為率若止分為五下將留十將護衛大將兼備策應分為三兩隊作諸扼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



布三五十里不知虜兵多少使盡能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兵多則退之少則擒之但絕其糧道不必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敵將失利則大兵必不致于一齊敗歟潰散為盜京城之難其源在于援太原之失利也粘罕攻太原之毒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虜之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城中有善為守禦之策者僉言以為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非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

以為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守先策定險設伏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今天百里之城內有數步之城賊人登之守城之人使自甘心伏其拔城乞命于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按砲于封印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攻遂令金人所得咸為攻城之具規以為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于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平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放箭此言善也百姓鼓衆擊死已見其困亂素治之術失也賊先採濕木編洞屋以新牛皮蓋其上載之令人運土木填壕以進攻守



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砲碎之亦可用單稍砲放遠至五  
十步外者蓋州郡舊有朝廷所降守禦冊定格單稍砲上等  
遠至二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  
京城留時倉卒之際用與不用此格若人不究心則下等二  
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  
有小砲禦近衆其小砲每十人以上不過十五人施致一座  
亦可以釣數十步外不謂小砲不能害物人中四肢則四肢  
必傷中腰已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况大砲每放一砲小  
砲可放數砲兼小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丸為之泥丸  
之利亦博不獨放時易得無窮放去人人必傷死若要推毀

攻械則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守用大砲蓋欲推毀城樓守  
城欲推毀敵人攻械大砲與小砲遠砲齊用縱賊在城外伐  
木為對樓雲梯火車等攻械可以砲盡金人廣列礮石砲座  
尋石碑石磨蓋石羊虎為砲欲攻之所列砲座百餘飛石如  
雨擊守城之卒死傷日亦不下一二千人此非攻城之能蓋  
守禦官一時之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近女頭牆坐  
城外砲來高則于女頭牆上通低則打中女頭牆擊砲在外  
無緣中人一卒不至于死傷又豈有死傷日不下一二千人  
者惟女頭牆稍加高厚則全安堵矣須用造高木一丈長一  
丈闊一丈上下外直裏斜外密裏稀洞子外密處以大麻繩



橫編如竹笆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頭牆即于兩邊連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牆若此則砲石縱大至多亦無能損壞間有損者即逐旋抽換假令止如此捍禦則砲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得無虞也賊以雲梯對樓攻東水門其間捍禦有設重樓獲勝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車樓之上愈招天石又攻宋門守禦官亦似禦對樓雲梯至每以木衝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撞木人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相殺亦非全勝金人填壕橋成五對樓過壕攻城下列砲二百餘所七稍砲可施五十斤石散星砲每座可施砲石數塊砲石並發又以強弩千餘助之城上天石如雨使守禦不能存立

然後推對樓使登城每對樓上載兵八十人一對樓得城則引衆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天砲數多天石齊發只前說女頭牆以備以洞子皆可以隔盡對樓登城每一對樓果能載兵八十八樓上廣不過二丈當立得幾人與守城人接敵者不過十數人而已假令八十八人盡勇力設施五對樓止四百人此外必無使兵亦無奇兵樓高須及五丈來高而已其跡亦自危甚自履危地宋與守城人接戰勝負人人可以自決若守城者如法此不勝則交戰于平田廣野之地不知其敢若何况對樓于填軍壕上惟可以直退必不能于城下橫行假使有千對樓所占地步數亦不多不獨接戰可以必



勝縱兵上城獲全者術亦多矣不思亦多矣賊用雲梯上  
要登城每座雲梯須十餘人可以負荷到城禦之亦難向前  
來縱不禦之使賊倚城登梯上至城頭少不能死者何以致  
之于死女頭牆裏准臺上靠牆頭排杈木每空闊三四寸一  
根通度槍刀向上高出女頭牆五六尺賊至女頭牆上必為  
排杈木隔至背後乘空守禦人于木空中施槍刀擊刺不下  
者下而不刺死者解矣閏十二月二十四日再推對樓五座威  
天石來以竿衝倒三座城上卒爭持草以燒之對樓木多而  
草盛火熾南風遂引燒城上樓子三座對樓既倒在城外必  
不能却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賊人攻械來路可以置而

不問燒者失也縱不引燒城樓止燒了賊樓子亦是城上人  
自持草火與賊燒開再進攻械來路雖然此事已失若守禦  
官別有守捍之具造城樓骨格欲于舊處安主者以理度之  
自是賊必不容天石必倍守禦官若能令人依前說造洞于  
于闕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蔽合代推女頭牆  
以隔女牆天石雖愈倍于前亦必無害次于燒了城樓子兩  
頭措置深埋排杈木以防賊急登城上分兵兩向次打城裏  
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根向下陡峻次于城裏脚下取土  
為深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賊乘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  
上城却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到內壕內無不死者如



二字側注

此一剽賊必罷攻退兵不期守禦之於此一失以致城陷重  
念國家之難豈不痛哉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勢可畏者莫  
甚于砲然而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  
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能者亦  
難設施竊聞虜人用砲攻京城守禦人亦嘗用砲城闕闕必然  
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而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砲  
才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  
高處自然招城外賊人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之守  
禦之人可謂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于城裡脚下立砲  
仍每座砲前埋立木為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能

用砲者何能施設或人以謂砲在城裏砲手不能見得城外  
事無由取的每座砲別用一人于城上專管裏砲稍與外物  
相對即令施設少偏却令砲手少那脚上大偏則就令拽砲  
人擡轉砲坐放過則令城人或用砲稍大者不及則令添人  
或用砲稍小者照料得一砲打中得砲少有不中又城裏立  
砲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雖賊人用砲何能為  
也築城之計城面上必作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女頭  
中掛搭篋籬惟可以隔遮弓箭弩子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  
作平頭牆不用篋籬只于近下留品字方空眼與女頭相似  
亦甚濟用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牆而邊皆見



城外脚下于牆頭上墜下害賊之物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  
械勢恐難逼宜便于城裏脚下取土為深濶裏壕壕外去壕  
數丈再築裏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于新築城下緣  
裏河入三二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  
于裏壕根上新城脚下新緣統二三里地方始入門若此則假  
使賊善填壕止不過填外壕必不能填得裏壕賊若由門入  
城須行新城脚下裏壕根上新城上人直下臨賊何物不可  
施用正是賊死地必不敢入既由正門入城尚不敢豈肯用  
命打城但只如此為備賊兵至多攻城百種試可談笑以待  
之又况京都舊城亦自可守若遂措置便可使勢如金湯有

不可犯之理兼京城之內軍兵百姓金銀粟帛計以億兆之  
數亦莫能盡若能竭力修作不獨添此一城一壕可不日而  
成假使添築城壕數重人亦不勞而辦重城既備然後招敵  
使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諺云求人不如求  
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于人皆此之  
謂也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聞當時賊在城外諸門多  
閉有以土塞者止開三兩開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  
而為賊生路也及為守之計不獨大啟諸門仍于兩門之間  
更開三兩門使周圍有門數十座齊開于城內運土木出外  
填壕作路使戰出入無至自礙城上既望敵人空隙稍成使



三才圖會  
卷一百二十九  
三  
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  
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內叛開城門自運土填壕欲  
為出兵計賊在外填壕欲為入計不攻自破所以敢自叛開  
城門出填壕者非謂其賊兵可欺蓋恃其自于城內設險已  
備引賊入城而死耳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春  
末柰等部五萬之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  
張賓孔萇以謂可速鑿北壘為突門門二十餘道勒即以萇  
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城北壘勒俟其陣未定  
躬率將士鼓噪于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  
末柰等衆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橫尸三十餘里獲鎧甲五千

足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者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  
法歟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為盡善城有敵樓而虜人用火  
砲推擊城外有壕而虜人用洞子填壘城高數丈虜人用天  
橋鵝車而對樓慢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可以  
自謂堅固前古所未有奈何虜人攻械雄傑亦前古所未有  
故事貴乎仍舊而人憚于改作皆不可必古人所謂利不百  
者不變法功不千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觀之雖然利不  
至于百而功不至于千其間有須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自  
古聖人之法未嘗有一定之制可則因否則革也為今之計  
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于馬面上築高厚牆下留品字



方徑及尺空眼以備覘望及施設槍路牆裏近下以細木蓋  
 一兩架瓦棚可令守禦避寒暑風雨屋牆裏牆皆低下則砲  
 雖在外數多施設千萬悉莫能及人壕上作橋橋中作吊橋  
 時暫隔賊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為吊橋兵出入俱利  
 城門宜迂回曲折移向裏百餘步置不獨賊矢石不及其舊  
 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裡便是賊陷窰可為窰窰蓋百步內  
 兩壁城上下臨賊人應救賊之具皆可設施舊門前橫築護  
 門牆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三二丈城門啟閉人馬出入壕外  
 人皆不見孰敢窺伺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垠上宜築高  
 厚羊馬牆高及一丈厚及六尺牆脚下亦築雀臺高三二尺

濶四尺雀臺上于羊馬牆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  
 槍路一如大城上女頭牆牆裏雀臺上栽埋排木以備賊  
 填平壕壘及破羊馬牆至城脚下則賊與羊馬牆內兩邊受  
 敵頭上大城向下所施天石即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  
 禦之羊馬牆內兵賴羊馬牆遮隔壕外天石是羊馬牆與大  
 城係是兩城相乘齊用使賊人雖破羊馬牆無敢入者故羊  
 馬牆比大城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要効不在大城之下又  
 羊馬牆內所置之兵正是披城下寨以留伏兵不知賊人以  
 何術可解若此既有羊馬牆其鹿角可以不用仍于大城上  
 多設暗門以備遣兵于羊馬牆內出入又羊馬牆去大城脚



止二丈不令太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透牆內反害牆  
內之人又不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槍又于大城  
裡城脚下作深澗裏壕壕上向裡度地五七丈可作來往路  
外築裡城排杖木但多備下賊寇城應敵處用以此設備雖  
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墨子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為雲梯  
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械為堞九設攻城之  
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  
所以拒我者以見此攻城者宜乎古人以為策之下也天守  
城者每見敵人設為一攻械而無策以應之者未有思也規  
嘗謂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也又以謂兵者詭道也用無常形詭詐為道故能而示之不  
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攻其不備出其  
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是以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使敵不知其所攻今夫備禦之策宜乎藏之于身待敵而用  
不可以先傳之然而有傳之于衆而達之于遠有利而無害  
有得而無失不可不先傳也嗟乎靖康丙午虜人以兇戲之  
具攻打京城守禦者一時失計遂致城拔迄今一紀有餘而  
虜人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矜在規于未知虜人攻京  
城械器施設之前則每曰人云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不可  
當貴顯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辨衆人言之則亦不敢痛折今



既知其詳豈可不盡剖其所見而言之况規忝冒職當次對  
濫膺守臣苟無所見庶幾乎破彼姦謀使攻城掠地之心潛  
消于冥冥之中而致我宋之境無有遠邇若州若縣若守若  
令之人強者愈自奮懦者知自勉孰畏乎虜人之來攻城之  
械而城城皆可以自保若成我宋山河之壯者不可不論也  
規竊嘗聞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機事不泄則害成用兵  
之道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不  
變萬化孰能窮之今止據其虜人拔京城當時攻械施設略  
舉其捍禦之策大槩言之至于盡精微致敵之方雖不憚其  
文繁而有所得真不可示人者况雖欲傳之有不可得而傳  
之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于敵未至前精加思索應變之術  
預為之備耳區區管見不能自揆輒序于僉言之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三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三十九







十萬來寇三月至黃離去城二十里公度其遠來未食先遣汝陽縣尉杜湛設伏以輕兵誘之賊果以萬人追至城東遇伏賊大潰幾擒其次首馬友六月杜元赴行在檄公為留守判官月中至京城視事京師自經虜寇獨啟四門餘皆闔行者居者皆以為病公至欲盡闢之又游手艱食市多鼠竊犯者雖一錢皆死公欲寬為一千副留守郭仲荀皆不從七月蔡父光五百餘人投牒於留守司馬公還曰蔡荐經寇攘自公臨治盜奔它境雖今有本道運判滕膺攝事民未安其政詞旨誠切杜元時為宣撫聞之檄公還八月十八日入境城中來告前唐守滕牧招巨寇王民亦謂一筭針者合王清兩

軍約數萬眾道蔡已入西境攝守以其弟牧故許其入城吏民知其入則蔡為墟矣極言不可弗聽公聞之宵征十九日黎明入城午漏上賊掩至趨門不克入公令營于城東來者糧曰吾廩未嘗餽賊求市倍其直乃售賊不留日而行過平榆乃肆掠微公則無復有蔡矣閏八月改角牛楊進眾十餘萬寇真和進雖降為西京安撫然虜不已且百端需于蔡公曰竭民血以資寇兵而給盜糧吾不忍也一切絕之故進既反遂來侵公令杜湛等各以部兵分掩其時雨且夜劫其寨俘斬不勝計賊不能安怒且恐乃分兵四出聚糧造天橋雲梯謀攻城公亦為戰守備九月十一日公被召赴行在方趨



三朝正史卷之二  
二  
裝忽聞金人渡河陽公乃上聞乞留捍禦寇退而行未報月  
未得上蔡狀言虜游騎入二十九日虜騎數至城東及大軍  
至屯于南東北三面約五六萬衆公令戒嚴且遣人縋城而  
出告警于行在由是朝廷而番虜入始檄諸道為備十二月  
初二日公遣睦貴出兵援虜營虜之祁王席其累勝執甚張  
衆亦心憚之公閉關偃旗息鼓既獻俘士氣大奮公乃啟扉  
縱之至初四日生獲七百餘人虜睥睨七日莫測城中虛實  
乃退出師尾擊頗有所獲公自後連破賊曹貴楊勳斬馘甚  
衆又破田僧歌亂于兵擒歌公奇其狀愛其勇弗誅復委用  
之後卒為良將所謂田罕者也四年二月以既除代奉詔提

兵赴行在關會有旨罷諸路勤王之師除公鼎澧鎮撫使

解潛為荆南府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兼知荆南府陳求道  
為襄陽府都隨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范之才起復為金房  
均州鎮撫使兼知均州馮長寧為淮陽順昌府蔡州鎮撫使兼  
知淮寧府程興為河南孟汝唐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

江淮荆湖京西等路分撫鎮范宗尹建議也五月二十二日  
叅知政事范宗尹等劄子奏臣等忝依聖旨就都堂聚議分  
鎮事宜畫一如後一諸鎮臣乞以鎮撫使為名一欲將京畿  
湖北淮南京東京西州軍並分為鎮其陝西四川江南兩浙  
湖南福建二廣並仍舊制一諸鎮除茶鹽之利國家大計所



繫所入並歸朝廷及依舊置提舉官外其餘監司並罷所有  
錢賦除供上錢帛等自合認數送納外其餘並聽本鎮帥臣  
移用更不從朝廷應副緣今初理宜寬假而又責以備禦之  
事欲為躡免上供三年候事力富實日自分依舊一今來分  
鎮州軍多經殘破或緊要控扼去處理宜增重事權庶可以  
辦應管內州縣並許辟置知通令帥臣辟召具奏朝廷審量  
除授官吏廉污勤惰並許按察陞黜其所管州軍並聽節制  
遇軍興許以便宜從事其帥臣不因朝廷召推更不除代如  
能捍禦外寇顯立大功當議特許世襲奉聖旨依奏至是除  
陳規已下鎮撫使

關君錄曰宣和以米宦者童貫弄兵蔡攸并幹樞柄邊帥大  
率皆小人以賄賂用之軍政盡廢非徒士卒驕惰不可用且  
零落盡矣金虜大舉南牧不復可以支持靖康初淵聖下令  
河朔欲令即將世守事不果行今上駐蹕維揚獻言者甚眾  
宰相黃潛善以謂非急務悉寢其奏建炎三年南渡至于餘  
杭潛善既罷余謬當柄途而士大夫復以藩鎮為請余為擇  
熊虞卿等十九疏奏之且問陳以謂宜從藝祖初議時制宜  
行在為京西淮北為藩方淮南為郡縣會余罷去事亦不行  
次年六月范宗尹為叅政申其說置鎮撫使遂以為相降詔  
施行然規模參錯多寡不均李成以舒蕪光黃四州叛徑擾



江西孔彥舟授鼎澧辰沅靖五州不赴遊犯湖南劉綱授潯  
 泗岳飛授通泰趙文授永楚薛慶授天長郭仲威授真揚王  
 彥授金房皆不能守惟桑仲以宗尹之兄宗禮在其中故授  
 以襄鄧隨郢金均房信陽八郡地大人眾稍稍為患仲為其  
 徒所殺裨將李宏代之宏為偽齊所逐鎮遂廢  
 奚室撒離君黑峯敗曲端軍于邠州白店原

節要曰時撒離君陣于高原奚室黑峯率眾先戰官軍合之  
 賊少却撒離君恐懼至于號哭無何賊勢復振官軍敗績由  
 是賊中目撒離君為帝哭即君

二十二日壬辰知六安軍邊某殺金人皆盡

邊某初以金人寇城遂拔拜金人以趙團練率北軍三百人  
 屯于六安未經金人時守禦稍嚴鄉村強壯與射生戶皆聚  
 于城中李成張用等皆攻擊不克邊某雖已拔拜而強壯射  
 生戶猶在城中金人有回歸之意道路風傳金人將盡驅六  
 安之民北去故獄官李六使者與邊某等密謀先事殺之每  
 日邀請趙團練遊會趙團練不疑壬辰邊某及李六使率軍  
 民及射生戶併殺金人皆盡

二十四日甲午知六安軍邊某棄其城

邊某已殺金人即告報居人進盡納軍器少頃再告報依舊  
 做買賣近晚又告報二十四日棄城盡出出盡焚燒令各備



乾糧甲午果棄城邊其令後軍洪某掠後放火城中一空是時張用在舒州有入廬州境者張用立大旗招誘山東河北士庶夫業人多歸之李六使為李成所敗北去壽春境被殺成方詣張後降

成方犯湖州安吉縣上鄉伺里張俊以兵討之至安吉鄉導言上御路狹不可行兵俊乃遣王再興齎檄招之會岳飛追襲其後方無路進退乃詣俊乞降與其徒鄭某號為三哥哥者同至安吉見俊俊先見方諭之曰國家多難當以忠義報國家不可負朝廷方曰不敢俊曰尔宜一心事主不得有二方拜謝俊見三哥哥者俊曰國家不負人爾亦不可負國家

曰不敢俊曰是何不敢人言爾後欲反乃呼證佐而問曰是人果欲反乎曰是欲復反俊命推出斬之方上兵馬簿有馬六百匹獻金玉珍珠不可計自方到行在日與中貴人蒲博不勝取墨漆如馬蹄者用炭火燻去漆乃黃金也以償博負每一博不下數枚于是方已受正使矣時人為之語曰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頃胡做

七月十三日子馬吉為韓世清所敗

韓世清在蘄州敗劉忠得柔福帝姬蘄州既采聞于朝即與世清同護送柔福帝姬之行在列與軍國路艱阻不能行四月朝廷差內侍蔣充輔來迎請柔福帝姬不許世清離蘄州



三朝正史卷之六  
六  
祇令采王行在世清曰世清已起發蘄州矣且得柔福帝姬者世清也囑采別具奏乞以世清同護送柔福帝姬且言已一面起發上覽奏即降旨令世清徽州駐劄不許赴行在世清屯于徽州之黟縣馬吉以潰散餘兵方援于旌德太平之間世清屯黟遂率眾往迎之為世清所敗其提舉官孫抃死于亂兵吉自長壽由涇縣出宣城至廣德受劉光世招安世清追至宣德而還

十三日癸丑崔增犯太平州

崔增既破焦湖水寨有大小舟數千艘又聞金人已渡江北屯于淮東增乃率其眾漸出柵江口未有所向遂犯太平州

統城札寨甲寅夜以舡百艘載攻具傍東南城角攻打賊眾約二千餘併力齊攻軍知州事郭偉盡力捍之有三賊首稱是闖將韓將呼曰城中有勇銳者請出挑戰荻港巡檢王宗引弓滿兩矢皆中二賊城上人懽呼賊眾稍却戊午數百人叩城有賊首執大刀有牌旗寫中軍將劉順順引眾犯西南城角宗又射中之宗遂率牙兵魏進士軍洪亮等下城與戰賊遂退去賊驅虜居民于城下剖齧殘殺又縱火焚燒天慶觀及居民攻城不克屢為官軍所敗

張用奔于漢陽軍受鄂州路安撫司招安

五月張用諸軍在淮西之狼六月轉至信陽軍復往德安府



用屯中軍于三龍河曹成屯于應城縣諸軍散居連接至邳  
州絡繹不絕至是魚磨山寨軍亂統領將佐王林孟振張衙  
推等殺其統領官馬老爺王林等謂之王鐵斬相州人初曾  
被擒入布袋倚舡板上用刀斫其頸八刀以為死矣放入黃  
河中無何布袋繫頭脫遂爬而出漸復得活又謂之王八刀  
後為橫行選郡張俊下作馬軍將官者是馬老爺王既死聞  
者曰軍容不整至使軍中自相屠殺豈為殺一馬統領乎乃  
是欲殺張俊耳用請從此自往求一死處諸人各耐辛苦有  
隨用去者至淮陽有眾一二千時馬友在漢陽界內知漢陽  
軍范某懼倉庫不能給乃以軍事并倉庫見在移牒與用遂

為知軍鄂州路安撫使李允文遣張定國往招用用受招安  
定國乃遂旋濟渡至南岸允文怒曰何不且撫定而遠濟渡  
乎乃移文問之曰用懼遂反自漢陽界擄掠強壯而去允文  
遣水軍張崇追擊不及曹成聞馬老爺之死又聞用自奔去  
大怒令執捉中軍人到即斬之成常恨中軍統領官吳某寔  
不用其命謀成使人執至責以軍律不整使下有謀上者遂斬  
之

十七日丁巳郭仲威出平江府率眾奔于興化縣

郭仲威擾平江府朝廷聞之遣張俊來治仲威之罪仲威覺  
之率眾出平江府遁走屯于興化縣朝廷授以真州鎮撫使



巨師古軍于杭州薛成軍于婺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





